



忍冬

□张梅

忍冬,这两字的组合,有种凛然的正气,有种恒久的无畏。

是谁给这种植物取了这样一个坚毅的名字,已经不得而知,或许是一种寄托,一种表白。

忍冬,四季之中,唯冬日最为难熬,铅灰色的天沉压着,冰封雪飘,风如刀割,寒气逼人,手足会因过低的温度而冻伤。

需要忍的,又何止是冬。人行于世,皆有困苦磨难,有肉体上的不适,有学业上的困扰,有子女培养方面的烦忧,有人际上的不顺,有情感上的纷争,就连佛也说,人生有七苦:生,老,病,死,怨憎会,爱别离,求不得。人生之途,可谓悲喜交加,喜忧参半。

时常,人们会陷入对命运不公的感慨,感叹平常的幸福难得。其实被伤害了,再次哀叹,无异于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,最终,使自己一败涂地的,不是别人,而是自己。抱怨命运,是一种精神的泥淖,置身其中不能自拔。“就命运而言,休言公道”,说这句话的史铁生就像一株忍冬。

忍冬有诸多叫法,叫老翁须,有长者的儒雅;叫鸳鸯藤,则似恋人的情意;最为熟悉的叫法是金银花,俗气中有平民气,寻常人家的庭院常有种植,除了它易活,大概也有吉利和欢喜在里面。正如李时珍所言:三、四月开花,长寸许,一带两花二瓣,一大一小,如半边状。长蕊,花初开者,蕊瓣俱色白;经二三日,则色变黄,新旧相参,黄白相映,故呼金银花,气甚芬芳。四月采花,阴干,藤叶不拘时采,阴干。

对金银花的这段叙述可以作为美文来读,简洁,清朗,似满目青葱的藤蔓纷披而下,这是《本草纲目》在描述药性以外的一个美好的收获。文之熠熠,灿若星河,文之猗猗,幽然有香。有时候我在想,翻开李时珍记录整理的这些文字时,闻到的是药香、书香,很多方子早已被时光的尘埃湮没,可这种耗其一生的执着,耐住寂寞的奔波和沉静的书写,化作如蝶的书香,在我的眼前翩跹。

因为熟悉,小区里好几处可寻得着忍冬,在低矮的院墙或一楼的栅栏上,细藤攀缘上升,在春天里蓄积力量,到暮春,奔放地开出一对对花儿,其他草木气息掩饰不了它们好闻的香气,经过时,不免深吸几口。忍冬的香是清冽的,月色下尤其是。这香是有节制的,不会让人有沉溺之感。

我喝过不多的几种花茶,其中就有金银花茶,淡雅的香融进水里,能缓解咽喉的不适。我还将金银花露喷洒在孩子稚嫩的胳膊上,驱避蚊虫。

其实能忍过冬寒的何止是金银花,草木看似不语,植根于大地,直面于风雨,能逾越冬天的简直不胜枚举。它们应该懂得,不管冬多么漫长而严峻,嫩芽总会在春天透出。

元旦,是一张车票

□叶轻驰



小时候,元旦是一张通往他乡的车票,母亲在起点,我在终点。

生下我没多久,母亲便将我交给爷爷奶奶抚养,她跟着我父亲外出打工。虽然舍不得,但因家里太穷,母亲只得忍着泪水远赴他乡。爷爷要下地种田,大多数时间我就跟着奶奶。每到元旦,母亲都会买一张车票回家。

长大后,元旦是一张回家的车票,我在起点,母亲在终点。

我年纪渐长,母亲和父亲也有了一些积蓄,就商量着回老家做点小生意,在老家的县城里盘下了一家小饭店,生意还不错。那几年,一家人住在一起,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后来,我到外地读大学,每到元旦,接到母亲的电话,总说让我回家看看。于是,每年元旦,我都会买一张回家的车票,在

老家过一个亲情味十足的新年。尽管来回奔波颇为辛苦,但看到一家人的欢颜,心中就涌起阵阵温暖。

如今,元旦是一张通往天堂的车票,母亲在终点,留下我在人间深深地怀念。

那一年的元旦,母亲病重,没多久便驾鹤西去。从此以后,元旦对我来说,成了一个伤感的日子。每年的元旦,也是母亲的忌日。在母亲坟前,我烧着纸钱,心中泛着阵阵酸楚。小时候,元旦因母亲返家而成了快乐的象征。如今,元旦因母亲的离去,却变成了一个悲伤的符号。母亲在这个日子里,得到了一张通往天堂的车票。而我,依旧在人生的旅途中起起落落。

元旦,是一张车票。这张车票的形式,可以是回归,也可以是离去。唯一不变的是,车票中蕴含的,是浓浓的思念和亲情。

一个人的落雪

□马寺佛音

从小,我便是个沉默的孩子,不喜欢人太多,只和亲近的人玩耍,生活空间狭小而安静。

后来,我喜欢上了读书,整个人,真的变得不一样了。

记得第一本可以称得上重要的书,叫《征途》,写于“文革”时期,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故事。里面,有一个异常高大全的有志青年,一个异常美丽温柔的女知识青年,还有个异常骄傲的资产阶级小姐,在下乡插队时发生的故事……

那时候能找到的,就是这类书了。故事发生在东北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,那白山黑水特有的酷烈风情,让人禁不住惊奇赞叹,继而悠然神往。

也是从读那本书起,我喜欢上了东北,喜欢上了衬托出青春热血的曼妙落雪。

现在,已经很少有大雪了。在洛城,好几年,雪花都是轻轻地来,匆匆地去,不免令人遗憾。听父亲讲,我满月的时候,下过一场真正的大雪,雪铺在路上,深可没膝,走路拔不起脚来,院子里的老树都被压折了粗粗的枝。

不过,来了就好啊!我不是一个挑剔的人,只要雪花从天空飘飘洒洒地落下来,只要走在银白色的大地上,整个人就欢喜起来,心就像一只小兔子在田野间奔跑。读过一点书后,我发现描写雪的文字还真多,最传神的,是《水浒传》里“那雪下得正紧”的“紧”字,可谓一字动人。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中“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,舟中人两三粒而已”,真是要多准确有多准确,要多美妙有多美妙了。

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也写雪,有八百里通天河的雪,有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雪,有诸葛亮三顾茅庐时的雪,可最令我倾心的却是《红楼梦》里“芦雪庵争联即景诗”那场雪。那时候,正是大观园众芳济济的盛景啊,美好的人儿都在,共举雅事,兴致勃勃,谁又会想到之

后的风流云散呢!正是这一场雪,我们的“泼皮破落户”凤姐,罕见地展示了一回诗才,一句“一夜北风紧”,“不但好,而且留了写不尽的地步与后人”,让人不由在心里赞上一句:不愧是凤姐,果然玲珑剔透!

我觉得,文人之所以对雪如此钟爱,大概既在于下雪时的美,也在于雪落后的洁白干净吧。一场大雪,就改变了大地的死寂黯淡,装扮出一个银装素裹的乾坤,正所谓琉璃世界,所谓苍茫大地。如果天地也是一篇文字,雪该是一个比喻吧,喻指我们生存空间的净化;该是一个象征吧,象征着人的灵魂得到清扫。

雪终于来了,这翩跹而舞的白蝶,落在头上,落在脸上,落在眉睫。望出去,树变白了,山变白了,房子变白了,高高低低的庄稼地里,青苗静静地酣睡在雪被下,青灰色的天幕下,小鸟惶急地飞过。我心里时而兴奋得起舞,时而泛起慷慨的豪情,最后归于无限的庄严肃穆。

喜欢唐诗,短短数言,却如画家的笔,描绘出这个世界上无数事物的美丽动人。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,这是空旷寂寞的雪;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这是豪情勃发的雪;“千里黄云白日曛,北风吹雁雪纷纷”,这是傲对前路雪;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,这是温馨共话的雪。

情势不同,心情不同,雪,也就不同。

所以,欣赏是很私人化的事。比如李白看雪,张口“燕上雪花大如席”,能感受到那种豪爽的才情迸发。比如毛泽东看雪,“山舞银蛇原驰蜡象”,体现出其气吞山河的胸襟志向。雪落无声,江山不改,景色就在眼前,看你会不会欣赏而已。

很多风景,只有你走近了,才能真正拥有。落雪无言,只因为欣赏的人不同,才会或雅或俗,或静或躁。它来了,是千万人的事;它的美,却是一个人的事。

朋友,如果可以,请放慢脚步,品一品属于你的那场落雪吧!